

童年时光
绰号里的

□俞亚素

小时候，我有一个特别的称呼——小胖。姐姐一着急，就会扯着嗓子喊我：“小胖！小胖！快过来！”而我，总是乖乖地应着声，快步朝她走去。

有一回，姐姐又心急火燎地这么喊我，外甥满脸疑惑，目光在姐姐和我之间来回打转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小胖？阿姨怎么叫小胖呀？”我略带羞涩，嘿嘿一笑，解释道：“阿姨以前呐，真的特别胖。”

确实，上学之前，我可是个如假包换的胖墩儿。脸蛋圆嘟嘟，双下巴明显，胳膊上的肉一节节的，就像水灵灵的莲藕。谁见了都忍不住伸手捏一把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哟！小胖肉！”

胖子也分灵活与呆板，很不巧，我属于后者。姐姐喊我“小胖”没反应时，就在前面加个“呆”字，于是“呆小胖”成了我的新称呼。既然顶着这个名号，自然得干出些让人忍俊不禁的事儿，才对得起它。

有一件小事，至今仍被家人挂在嘴边，当成乐子。有次姐姐点好灶火，叮嘱我好好看着，火快灭了就添两根干树枝。我满心欢喜地答应了。可姐姐前脚刚走，我脑袋瓜一热，抱起一大把稻草就往灶洞里塞。刹那间，一条火蛇“嗖”地从灶洞里蹿出来。我吓得不轻，没立刻撒腿跑，而是像只受惊的壁虎，转身紧紧贴在墙上。等姐姐赶来，我差点就火烧屁股了。当时，姐姐气得连喊我三声“呆小胖”。

不过，“呆头胖”只是姐姐对我的专属称呼，外人都知道我叫“小胖”。而我这个小胖，竟和一个叫“僵果”的女孩子成了好朋友。僵果本名亚儿，和我同岁，个头比我矮一头，身形小两圈，活脱脱像个发育不良的小橘子。她外婆和舅舅就给她起了“僵果”这个昵称。僵果家在另一个镇的另一个村，但她特爱来外婆家小住。每次一到，她就扯着清脆的嗓子喊：“小胖！小胖！我来了！”我一听，立马兴奋

地从里屋冲出来回应：“哎，僵果，僵果，你可算来了！”

人小鬼大，用来形容僵果再合适不过。我俩一起干的那些调皮捣蛋事儿，主意都是她出的。我呢，傻乎乎地跟着参与，有时还冲在前面。可一旦事情败露，我立马眼泪汪汪地坦白，落个知错能改的好名声。僵果却百般抵赖，死不承认。但大人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，她再怎么狡辩也没用。有一回，她外婆和舅舅气得连夜把她送回了家。可没过几天，我又在里屋听见她那熟悉又清脆的声音：“小胖！小胖！我来了！”

偶尔，村里还会来个女孩，她也是来外婆家做客的，和我年纪相仿，叫阿春。她身材匀称，不胖不瘦，就是肤色比一般小孩黑些。

一天，村里的菊花婶婶瞧见我们仨在一块儿玩，突然笑着打趣：“你们三个小姑娘，一个大胖，一个僵果，还有一个……黑炭。哈哈！”

打那以后，阿春这么好听的名字就被“黑炭”取代，还在村里传开了。就连阿春的外婆，看到我和僵果，也会念叨：“哎，我家黑炭外孙女好些日子没来了。”

我们一听，赶紧缠着阿春的外婆央求：“阿婆，阿婆，您把黑炭接来一起玩吧。”

“小胖！我来了！”

“僵果！你来了！”

“黑炭！你来了！”

每次我们仨见面，都兴奋得不行。我们相约去晒谷场追逐打闹，去竹林玩过家家，去田埂边拔茅针、摘野花……村子里的每一处角落，都留下了我们小小的足迹。我们扯着嗓子喊着彼此的绰号，那欢快的声音，惊飞了一群在枝头打瞌睡的麻雀，也吓跑了一只偷鱼干的狸花猫……这些美好的过往，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。不经意间，它们就会从记忆深处蹦出来，短暂地刷一波存在感，而后又悄然回归，隐匿在时光的尘埃之中。



名字里的密码

□李亚儿

教室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，我盯着作业本上我的名字“亚儿”，突然用橡皮狠狠擦起来。亚儿，听起来像“哑儿”，每次老师点名时，周围同学的窃笑总让我面红耳赤。你看周遭同学的名字，或如玉兰清雅，或似桃李明艳，皆是春日里绽放的花朵。而我的名字如同藏在叶底的青果，总也等不到成熟的时节。

那天放学回家，我把书包重重地摔在桌上，冲着正在厨房做饭的母亲喊：“我要改名字！”蒸汽模糊了母亲的脸，她的笑声却清亮：“亚儿多好，像春天的嫩芽，改啥呀？”

此后整整一周，我钻进字典的迷宫，把每一个字都当作解开困局的钥匙。可无论怎么拼凑，那些崭新的名字都像一串陌生的符号，远不及母亲在睡前念叨的“阿儿”能让我心安。

母亲在隔壁踩缝纫机，“嗒嗒嗒”的节奏时快时慢，像她欲言又止的心事。直到那个傍晚，她拉我坐在椅子上。老椅子发出“吱呀”的声响，扶手处被磨得发亮。

“你出生那会儿，我和你爸都吓坏了。”母亲的声音变得很轻，像是在回忆一段遥远的往事，“医院的白炽灯刺得人睁不开眼，你躺在保温箱里，小胳膊小腿细得像麻秆，连哭都没力气。”她的手指轻轻摩挲着我的手背，就像小时候哄我入睡时那样。

“那天你又生病住院了。你爸在医院的走廊，来来回回走了半夜，他瞪着充满血丝的眼睛对我说，这孩子与我们命格不符，就该听算命先生的话，过继出去，你为啥不肯？”母亲的眼眶泛红，“我说，不行！我就算拼了命，也要把孩子留在身边。后来我想起老一辈的说法，给孩子取个低贱的名字，好养活。于是我给你取名叫亚儿，‘亚’是差一点的意思，乳名

就叫阿儿。”

母亲转身打开雕花梳妆台的暗格，抽屉深处的红布包已经褪色发白，边角处的金线绣着的“长命百岁”四个字，被岁月磨得只剩模糊的痕迹。针脚细密的莲花图案里，藏着几缕婴儿胎发。“这是你满月时，我绣的。”她用指尖轻轻抚过符咒边缘，“街坊邻居都阿儿、阿儿地叫你，这样你就成了众家的孩子，阎王簿上就勾不去你的名字。这名字是你的护身符，等你长大就会知道。”我这才注意到，母亲鬓角不知何时添了白发，那双曾抱着我在雪夜里求医问药的手，早已布满了茧子。

窗外的梧桐叶又沙沙响起来，这次却像母亲哼的摇篮曲，轻轻拂过心头。

从那天起，“亚儿”不再是幼稚的名字，是母亲用爱编织的护身符。我开始郑重地书写名字，每个笔画都不敢潦草。那年期末表彰大会上，校长念到我的名字时，台下掌声如潮。我知道我的名字是在母爱的加持下闪闪发光的。

后来工作了，结婚成家了，身份在变，称呼也在变。但偶尔在街上听见有人叫我一声熟悉的乳名，还是会心头一暖。回转头去，不是儿时的玩伴，就是拄着拐杖的老街坊。那熟悉的呼唤声里，童年的光影便在眼前流转——

梧桐树的跳房子，教室窗边的悄悄话，追逐蜻蜓的午后，数星星的夏夜，这些细碎的画面，早已酿成岁月里最甘醇的美酒，成为了我心底最柔软的珍藏。

如今我摩挲着名字里的一笔一画，像触碰母亲藏了多年的密码。窗外的梧桐又沙沙作响，恍惚间，我听见童年的自己哭喊着要改名，而母亲的笑声混着缝纫机的嗒嗒声，温柔地说：“亚儿多好，像春天的嫩芽……”



本版图片由AI生成

三江月
笔会责编徐杰 审读刘云祥
2025年7月5日 星期六
美编许明